对人性与智慧的怀念

——纪念熊秉明先生

出 版 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摇）数据

摇对人性与智慧的怀念 ：纪念熊秉明先生 辑陆丙安编摇
上海 ：文汇出版社，圆摇摇
摇陈摇摇 苑摇摇摇

目录

前言摇员

熊秉明辕自己的话摇员

纪念

陆丙安辕此恨绵绵无绝期——痛失秉明摇猿

杨振宁辕在秉明葬礼上的讲话摇员猿

吴冠中辕缺的纪念——送别秉明摇员远

郁摇风辕把黎都暗淡了摇圆员

宗摇璞辕向前行走摇圆远

程抱一辕在追悼会上的发言摇圆愿

钟摇涵辕昨夜西风凋碧树——读“熊”笔记摇猿园

钱绍武辕怀念秉明先生摇猿苑

邵大箴辕悼念熊秉明先生摇源园

北摇岛辕如果天空不死——悼念熊秉明先生摇源猿

白摇桦辕带着哲学走向艺术的人摇源远

董摇桥辕缺一点空白的日子摇源愿

邱振中辕书法：融入生命的事物——熊秉明先生周年祭摇缘园

舒摇乙辕熊秉明先生做鲁迅头像摇缘源

包立民 辑魏兮归来——熊秉明先生周年祭摇缘愿
刘正成 辑一盏明灯熄灭了——熊秉明先生周年祭摇远怨
谢摇云 辑在法国,一位华裔老人走了——悼念熊秉明先生摇苑苑
杜小真 辑你的死已经不死——写在熊秉明先生“远行”周年在即摇苑怨
吴为山 辑中国文化的孺子牛——追思熊秉明先生摇愿源
王玉池 辑鸿雁传情——怀念熊秉明先生摇怨园
梅墨生 辑温馨美妙的回忆,在风中摇员园
董摇时 辑我是中国知识分子”——怀念熊秉明先生摇员源
陈力川 辑意如流水任东西”——悼念熊秉明先生摇员远
江大海 辑不念熊先生摇员园
罗达仁 辑悼秉明摇员缘
程宝珠 辑悼念熊秉明先生摇员源
熊有瑞 辑忆父亲摇员远
熊有夏 辑我的父亲摇员怨
熊秉衡 辑秉明二哥的一些往事摇员愿
熊有曾 辑忆二叔熊秉明摇员源
姚钟华 辑心似白云,意如流水——送别秉明师摇员怨
李摇森 辑在巴黎寄托我们的哀思摇员园
于摇坚 辑不熊秉明先生摇员缘
阎纯德 辑心祭——悼念熊秉明教授摇员远
杨咏橘 辑风雨送君归摇员怨
梁摇扬 辑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摇员员
彭万墀 辑忆秉明先生摇员缘
谭雪梅 辑一个淡泊的人——哀悼挚友熊秉明摇员愿
蒋万华 辑终生的友情,永恒的怀念摇员员
田摇建 辑回归路上摇员缘
陈英德摇张弥弥 辑记得熊先生摇员苑
王子□ 辑死而不亡者寿——缅怀秉明先生摇员怨
叶摇青 辑心儿的花一束送给你——纪念熊秉明先生摇员园
河内利治 辑缅怀熊秉明先生摇员缘

金兑庭 熊秉明先生，安息吧 …… 摇圆园
谢素贞 新人远矣 …… 摇圆圆
李再钤 我永生，我常在——怀熊师 …… 摇圆猿
李贤文 给你以新的看 …… 摇圆愿
奚淞 微笑相看 …… 摇圆苑
金戴熹 把黎好像突然空出了一个位置 …… 摇圆怨
江衍畴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 摇圆缘
杨茂秀 朗诵《看蒙娜丽莎看》 …… 摇圆源
郑治桂 寄熊秉明先生远行 …… 摇圆缘

唁电

评论

杨振宁 中国现代文学馆与鲁迅头像 …… 摇猿苑
吴冠中 艺术之婚恋 …… 摇猿怨
吴冠中 为熊秉明巡回展写的序 …… 摇猿员
范迪安 在观念与造型之间——熊秉明的雕塑艺术 …… 摇猿缘
邵大箴 反常合道，别开生面——浅谈熊秉明先生的艺术 …… 摇猿源
钱绍武 熊秉明先生的艺术 …… 摇猿愿
王克平 熊秉明启示录 …… 摇猿圆
邱振中 我认识的熊秉明先生 …… 摇远员
宗摇璞 行走的人——关于《关于罗丹——日记择抄》 …… 摇远源
来新夏 读《关于罗丹》的札记——兼悼熊秉明先生 …… 摇远远
李勃洋 罗丹是一切——读《关于罗丹》怀熊秉明先生 …… 摇远源
来新夏 条分缕析，追根究底 …… 摇远员
梅墨生 文化生命的秋实——熊秉明及其书法艺术 …… 摇远源
贾永来 寄原竟委，阐微探幽——《中国书法理论体系》读后 …… 摇猿缘
包立民 二十世纪游子的悲壮咏唱——读熊秉明《静夜思变调》 …… 摇猿远
张新颖 最简单的语言，最单纯朴素的诗 …… 摇猿员
张摇斌 熊秉明和观念艺术 …… 摇猿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高千惠 解读熊秉明
姚钟华 真实是无须包装的——感受熊秉明的艺术
吴为山 自知者明
杜小真 心灵的碰撞
谭楷 高贵而善良的熊先生
祖慰 熊秉明：简约极致上的丰润
于坚 棕皮手记：在熊秉明的雕塑中
李明明 空间的剪裁与时间的焊接——熊秉明的铁雕
马森 给你以新的看
蒋勋 风雨故人——致熊秉明先生
中国时报 首届年文学推荐奖评委发言
郑宝娟 智与热爱——读《关于罗丹——日记择抄》
陆丙安 一颗童心
熊秉明履历

前言

熊秉明先生因脑溢血不幸于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月 [illegible] 日与世长辞。消息传出，海内外文化界无不为之悲恸。不少人写了文章，以示哀思和悼念。此书收集部分，其中有几十年老朋友的，有新朋友的，有家人的，也有文学艺术界同行的。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生的为人风范和在文学艺术上的建树。

凡是与先生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受他特有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来自于他的睿智、学识、性情和修养。这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着人间大爱的人，一个充满智慧和人性的人。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对东西方文化既深入理解，又进行严肃思考的学者和艺术家之一。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和作品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并将流传远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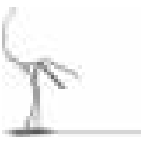
熊先生也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优良品质的典范。他在为人处世上，遵循儒家精神，温良恭俭让，诚信待人；在艺术上却追求道家的超然洒脱，淡泊名利，儒道两家的积极面在他身上达到完美的结合和统一。

熊先生在《忆父亲》（注：熊庆来先生）一文中，曾这样写父亲之风："我以为父亲的道德力是这样一种浑噩的、基本的、来自历史长流的、难于命名之风……生命的真实在这一切之上，或者之下，平实而诚笃，刚健而从容，谦逊而磅礴地进行。"他正是秉承了父亲之风，刚健诚笃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安息吧，秉明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

自己的话

熊秉明



摇摇晃晃的[illegible]年我以哲学考取公费留学法国。原定写论文，但是在巴黎这样的艺术之都，读美学、谈艺术理论像在海滩上高谈蹈水游泳之道，而不跳到海浪里去。一年后，我向公费管理处申请改学雕刻。

这里还有一个原因。美学教授巴叶（[illegible]）先生率领同学去访问一个巴黎美术学院的雕塑教授纪蒙（[illegible]），他也是一位大收藏家，家里陈列着古代各种文化中收集来的石雕头像。我一见觉得受到一记棒喝，那些头像的精严、纯粹、神奇，使我悟到这样的雕像比写出一篇哲学论文更给人满足。这里不止有大智慧的光芒，虔恪的信念，还弥漫着活泼灵动的生机。

[illegible]年四月我写信给指导论文的苏里约（[illegible]）教授说明我转学的理由。五月一同考取留法学哲学的老同学顾寿观到巴黎。我必须在他来到之前做好这决定，因为我知道若等他到后和他讨论此事，我们一定会有彻夜达旦的辩论，而难有结果。

[illegible]年十月我进入纪蒙教室。

他是个非常严厉的老师。他的话似乎很简单，来改习作的时候，说来说去似乎只那几句话："观察面与面之间的结构关系"，"把握内在间架"，"做雕塑不是研究解剖"，"我要你们懂得什么是雕刻，不是教你塑个女人或者男人"。我相信那是雕刻的精髓。这和中国书法讲的结体与笔法的关系是相通的。赵宧光说："能结构，不能用笔，犹得成体。若但知用笔，不知结构，全

不成形矣。”按我的理解是 纪蒙所讲的间架结构也适用于抽象雕刻，是造形实体，在空间存在的基本原则。如果能认识到这个问题，从这一点出发观察、塑造、打凿，作品就具有了雕刻性，成功的作品就有了存在的内在张力，表现了物体的存在意志，也就有了哲学。在他的教室工作，近乎苦行，教室中二三十个学生悄然无声，有如修道院。有时候模特儿都受不了。

[illegible]年暑假，两年公费到期，是回国的时候。学理工的同学大都完成了学习计划，载欣载奔，回到局面全新的祖国。学文艺的同学则面临一个抉择：留在西方追求个人的艺术理想呢？回国投身于社会主义的事业呢？我学雕刻才一年，决定先为自己的学习打好基础。这个问题先放在一边。但是公费得到延长的朋友相见，必触及这个问题，而引起热烈的讨论。

一年半以后，他说我可以到“纪念碑雕塑室”去学一学主题处理的问题。我想若要回国工作，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确是我所需要的。纪念碑雕塑室的教授是穰尼俄（[illegible]）。教室里的气氛和纪蒙那里的可说正相反。同学们做着二三公尺见方的大浮雕，像练体操，做游戏，活泼而欢快，倒使我觉得太轻松了。我在这教室做过三座大型雕像，一是《一二·一死难学生纪念碑》，一是《逃奔的母亲》，一是《父与子》，花了三个学年，结果使我坠入苦闷彷徨。这三座雕像放到中国去，必定不合“为政治服务”的标准，而在西方，又粘滞太多说明性的写实，也是不合时宜的，可以有沙龙接受展览，但绝没有市场价值，而我已结婚，必须想到糊口养家的迫切问题。我在一个死胡同里，必须跳出来。可是路在哪里？

我觉得心里有一种叫喊的欲望。

一只铁焊的《嚎叫的狼》于是形成。在[illegible]年的青年雕刻沙龙展出。

同年我在五月沙龙展出一只铁丝和铁片焊接的《鸽子》。战后，铜非常昂贵，铸铜像不容易。而废铁便宜，也非常易得，只要买一套焊铁设备，便可以把铁片、铁条，或者不同形状的机器零件焊接为雕刻成品，所以当时出现了一代焊铁雕刻家。原因还不只在经济条件，我们是从战争中活过来的年轻雕刻家，所以对于焊火和废铁有一种特殊感情。从石膏人像转为铁片焊接结构在我的创作历程上是一重要的转变。当时我对这转变且喜且惧，喜的是感觉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但是未始没有疑惧，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制作动物，我不知道这样做下去会引我走到什么境地。我和朋友说，我想做的还是

人,动物是一时的副产品,不料四十五年后回顾,人物反而像是副产品了。

[illegible]年我在五月沙龙展出《乌鸦》,反应不错。伊丽丝·克蕾尔([illegible]悦[illegible]夫人正筹备开画廊,预约我合作。[illegible]连接为我举行铁雕个展,她为我售出了不少作品。她是希腊人,戏剧化性格,喜欢追新奇、冒风险、造新闻。她收罗的艺术家如克蓝([illegible]、丁格里([illegible]、塔奇司([illegible]……都是前卫派明星,绿林好汉型的人物,我侧身其间,很不自在。后来我又开始塑水牛,她说难卖。而我对卖艺术品一直不能习惯。要价太高觉得近于豪取,对不起别人;要价太低,近于自虐,对不起自己。我不知道怎么可以有一个客观的估价标准。有人喜欢某件作品要我再打制同样的一座,我便感到厌烦。有人又希望我把铁雕的锈去得干干净净,我觉得这是商品的最后包装,是画商或者收藏家的事,而非创作者的事,也令我厌烦……总之,我逐渐察觉我不适于做一个职业艺术家,受陶渊明"常著文章自娱"的影响太深。

巴黎东方语言学校需要教师,邀约我,我即刻答应了,以为有一轻松的职业,以剩余的时间自由创作该是最理想的。开始确是如此,学校假期多,我们在瑞士苏里士远郊买了一栋房子,带有一幢工作室、一片菜园、一角森林。窗外即有"远开山岳散江湖"的景色。打铁之外作了不少水彩、水墨、版画和剪纸。这样一半时间在巴黎大学教中文、教中国古代哲学,一半时间徜徉于瑞士湖山之间打铁作画、读书写文,简直接近中国古隐者的理想生活,可以如此终老。没有料到生活上还会有许多困恼波折,也没有料到教汉语的职业把我一点一点诱到文字的领域里。

在国外大学里教初级汉语,也许是很可笑的,颇像教成年幼稚园。但是长年教"这是黑板,这是粉笔"的儿语,使我发现这即是诗。我发现母语的神秘,我于是用最简单的初级汉语写了二三十首诗,合称《教中文》,印成一集。

[illegible]年台湾来了一批留学生,编《欧洲杂志》,约我写稿,激起我的好奇心:废搁了二十年的中文,再捡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分析了余光中、林亨泰的诗,写了《看蒙娜丽莎看》一类文章,自己写得很有兴趣。[illegible]年出版《关于罗丹——日记择抄》,[illegible]年获台湾中国时报散文推荐奖。[illegible]年中国时报人间副刊邀我去台北参加诗奖评审,雄师画廊约我借此机会作一展览。我举行了《展览会的观念——或者观念的展览会》。我自己以为观

念艺术应该是这样的，又以为最适于做观念艺术的应该是学过哲学同时学过艺术的人，后来又写了一篇《观念展览之后》。老同学顾寿观从北京写来长信说 这篇文章颇让他想起苏格拉底的《自辩》（[illegible]）来。在西南联大时我们曾一同读希腊哲学，沉醉于巴太农的神像。

从 [illegible] 年起我负责教一门书法课。这工作逼使我浏览了古代书法理论，有一定心得，[illegible] 年出版了《中国书法理论体系》。我试图从哲学角度把古来的书法理论做了分析和归类，同时又逼使我在教学生写字实践上制订了一套教学方法。后来到北京举办了三个书法班："书技班"（[illegible]）、"书艺班"（[illegible]）和"书道班"（[illegible]）。书技班介绍我教西方学生练字的方法，为了使西方学生容易接受，引入了近代视觉心理学和抽象艺术的一些理论，我以为对中国学生学书法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书艺班讨论创造，艺术创造不是意识所能完全控制的，一大部分泉源藏在潜意识的深层，我提出一些方法引发潜意识的参与合作，不只是消极地"遍临千碑，自能酿成一体"。书道班讨论书法和人生哲学的密切关系，我觉得我注意书法是很自然的，雕刻在西方文化里和书法在中国文化里扮演类似的角色。

为了避免做永远的助教，我写了论文《张旭与狂草》。此书一半属史，一半涉及现代艺术精神和中西文化比较的一些问题。博士论文通过，解决一些问题，也带来一些麻烦，带来教授和系主任的担子。我自知不是一个好的系主任，只能尽到息事宁人、让系务正常运行的作用。被选出来了，竟摆脱不得，连任一次，做了六年。

这时期虽然仍然做些雕塑、焊铁，但只是在家里地下室默默地做。修改父亲的像、母亲的像，家人、友人的像，耐心地、无休止地打磨，希望打磨到最后，出现什么不曾预料的意象。我仍经常看展览，注意雕刻，然而颇带局外者的冷眼。欢喜的不多，憎恶的则不少。有一年学校年终考试，我在考场监考，忽有展览会中的一些感受涌跳出来，自由小诗的形式。于是取了几页试纸写下来。监考三天，写了三天小诗，后来整理为《展览会的观念》组诗二十首，也就是 [illegible] 年在台北举办的个展的主题部分。这时期出了五本书，都是关于艺术的，在思考方法和表达方式上都用了些力。

[illegible] 年退休。退休的前一年，奥运会在汉城举办，准备建一面积很大的雕刻公园，雕刻家王克平推荐我参加，这是我回到雕塑的重要一步。但是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月接到正式邀请，八月便得送件，我觉得时间太紧迫，十分犹豫，丙安说：“为什么不试一试？”她在 [illegible] 年到巴黎，我们 [illegible] 年认识之后，她一直很关心我的工作。她是我作品的第一个读者、欣赏者，也是眼光敏锐的批评者。她充满活力，勇于行动，经她一说，我觉得的确应该试一试，参加奥运会雕刻公园陈列的机会是难得的。于是在旧作中找出一座铁条焊接鹤。放大为二公尺高，居然不到十日便完成了。

[illegible] 年十月正式退休，不再有固定的日程切割每天的时间，早起推门，面迎疏林后的晓阳，我好像拥有完整的早晨，完整的静夜，颇有“复得返自然”的欣悦。我写信给住在北京的顾寿观：“我们进入老境了，让我们塑造我们的老年，一个有风度的老年。”不料在八月他即因咯痰带血住进温泉医院。我们的书信加密，而他的病日渐沉重，次年七月病故。而我的生活也不平静，离婚的事纠缠不完，烦恼层层。两度迁居。不过在这段时期我参加过法国诺维市（[illegible]）的动物雕刻大展和昂布叶市（[illegible]）的动物雕刻双年展。在新加坡（斯民画廊）和台北（飞元画廊）举行展览，到北京讲“书道”。[illegible] 年为北大百年校庆焊制了鲁迅浮雕像。同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文集《看蒙娜丽莎看》。今年个展之前上海文汇出版社将出版我的几卷文集。

这次我在大陆和台湾的巡回展是在台湾山艺术文教基金会的支持下举办的，我十分感谢。同时也感谢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没有这些朋友们的努力，做的大量的具体工作，是不可能实现的。也要感谢海峡两岸的新老朋友对我的关怀。

在这二十世纪的除夕，不只在中国，不只在欧洲，全人类面临意识形态的考验，艺术当然在此考验中，并反映此考验。艺术家在做种种探索，这些探索带来新的可能，新的远景，也带来更大的迷惑与彷徨。海外的、海内的艺术家，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但是从艺术的追求说，从生命本身说，我们共同从事一件巨大的工程。愿他们带着同情的眼光来看我的作品。我也愿倾听他们的意见。

我的工作不曾专一。早在六十年代画家丁雄泉便嘲笑我说：“你做的事太杂，做雕刻、画画、写字、写文章、教书。你手里只有一把米，要喂四、五只鸡，如何养得肥？”我想他有一定道理，但是四、五只鸡之中，何留？何舍？很难作决，到最后只好都饲养着，都只能是瘦瘦的了，瘦到极限，如我今天所

做的《鹤》，只见三、五根干硬的铁条。

1989年画家彭万墀刚到巴黎，我们在一家咖啡店谈天。他问我在法国将近二十年的感受。我说我好像在做一个试验。我是一粒中国文化的种子，落在西方的土地上，生了根、冒了芽，但是我不知道会开出什么样的花，红的、紫的、灰的？结出什么样的果，甜的、酸的、涩得像生柿子的？我完全不能预料。这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作试验品的试验。到今天，试验的结果如何呢？到了生命的秋末，不得不把寒伧的果子摆在朋友们的面前，我无骄傲，也不自卑。试验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用生命做试验品的试验有成功与失败吗？近代爱尔兰作家贝克特（Samuel Beckett）说："成功，对我毫无兴趣；我有兴趣的，是失败。"这句话反映出一些现代艺术家的创作心理，但我不喜欢说得那么极端。我更愿引庄子的说："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果有成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生命的意义还在失败与成功之外。

1989年 圆月



纪念

此恨绵绵无绝期

——痛失秉明

陆丙安

摇摇秉明走了，永远地走了！走得这样突然，这样匆忙，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如此残酷的事实，令人无法接受，不敢相信。从此，再也见不到他的音容笑貌，再也不能与他朝夕相伴、促膝谈心了。多少美好的回忆，竟均成了不堪回首的往事！怎不令人伤心已极，肝肠寸断。和秉明相识、相知、相恋、相伴的这二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义的二十年，失去他的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我和秉明是[illegible]年春相识的，至[illegible]年其卒世为止，恰恰二十年。我们在[illegible]年元月才正式结婚。可以说我们的恋爱过程比许多年轻人的相恋都长，整整十七年，更不要说对上了年纪的人是多么大的考验。认识他的时候，我四十岁，他六十岁。在这样的年纪才真正爱上一个值得去爱的人，又毫不动摇地等待十七年，在当今世界上恐怕不多见。人生有几个十七年？又有几个人能等待十七年？

我们之所以如此苦苦相等，是因为他在离婚上遇到重重阻力与困难。他的前妻是瑞士人，从[illegible]年起，他们就感情不好，分室而居。[illegible]年，她便开始迁居瑞士，从此对秉明的生活不管不问，但又不愿离婚，就这样拖在那里。我是一个不怕困难的人，[illegible]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被划成右派，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后来，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全都是

靶子，劫数难逃。一次次困难，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使我变得坚强，变得自信，变得不动摇。当我决心做一件事时，总是坚持不懈，勇往直前。可是，秉明却不然。他是一个喜欢平静生活的人，不爱有麻烦和困难，遇到离婚中头痛的事，诸如对方的无理要求、纠缠甚至威胁，他真是痛苦万状，难以忍受。但他也坚持下来了，居然也有这个勇气等了十七年。他曾对我说过："要不是因为你，我是决无勇气去离婚的。"我相信。他已经六十岁，为什么还要进行马拉松式的离婚？十七年对于他比对于我更宝贵。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他任教的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他当时是中文系主任。我初到法国，为了生计，想找点教书工作。在国内，我曾在大学工作过二十一年，出国前，在[illegible]年便正式评为讲师，教书是我的老本行，驾轻就熟。听朋友说，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是位中国人，叫熊秉明，我不知道熊秉明是谁，也不了解他的名气大小，但觉得只要是中国人，总是容易沟通。于是便书函一封，请求拜见。果然，不久他便打电话到我暂住的人家，约在一个下午四点钟。这是一次极为普通的拜见，我略作自我介绍，希望能找到一点教书工作。在走进他办公室前，我还很紧张，忐忑不安，不知道此人易接触否。从他办公室出来时，我已心情轻松，如同会见过老朋友一般。并不是他应允了我什么工作，相反，他向我解释目前没有这种可能，今后若有机会，会想到我。但，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在国内，四五十岁的人，便倚老卖老，以"老头"自称了，熊先生在我眼里当然是位"小老头"了。为什么可爱？他待人亲切和善，谦虚朴实，谈吐文雅，一看便是位谦谦君子，仁厚长者。你和他谈话，没有戒备，不需要戒备，眼前这个"老人"你是可以信任的，可以向他谈出你的心声，他的目光让你懂了一切。"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看懂了他的目光，我看到了他的心灵。他可能在我身上也看到了什么，不久便给我写了一封信。自此，我们就开始交往和谈心。渐渐地，他给我看一些自己的文章，如《看蒙娜丽莎看》等等。他写的《罗丹》一书，在台湾出版前，最后一稿是我为他校阅的。当我在文字上提出一些小小的意见时，他总是那么谦虚。我被他美妙的文笔，深邃的思想和精辟的分析所吸引、所打动。通过作品，我看到了一颗美丽的灵魂，一颗没有被污染的灵魂，在这个无处不被污染的世界里，这样的

灵魂多么难得，多么难觅，我开始喜欢他了。

我们的恋爱实在是既平凡亦丰富。平凡是：我们没有卿卿我我，没有伴着玫瑰的烛光晚餐，更没有甜言蜜语。他也未给我写过情诗。我常常羡慕余光中夫人范大姐，余先生写过那么多美丽动人的情诗献给她。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感到似乎欠缺点什么。他常说我的性格如火山、波涛，激情热烈，大起大落；而他自己是细水长流。他自称为一个“不会抱的小猴子”。他对我讲述一个故事：一个小猴子从诞生下来，便不让母猴子抱它，等小猴子长大后，就变成了一个“不会抱的小猴子”。他说，我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第一次一同旅行是[illegible]年缘月，游卢瓦河畔一周，是他开车。他给我讲解这些古城堡的历史和建筑，使初到法国不久的我，第一次领略到法兰西秀丽的风光和动人的历史故事。第二次旅行是[illegible]年去布雷塔涅游览一周，这一次已是我开车了。十年旅行一次，这对情人来说是破记录的。他也从没有送过香水、首饰、衣服诸如此类讨好女人的礼物给过我。大概很少有女人能忍受这样的恋爱。可是我得到的却是另一种更珍贵、更丰富的“礼物”。我们一同去参观博物馆、画展、美术馆，他向我介绍名家名作，我从一无所知逐渐懂得了什么是古典主义、印象派、表现主义、野兽派、立体派、抽象派、超现实主义……他向我讲解这些大师的生平及他们画作的特点，包括构思、用笔、着色、光影和色彩的变化等等，尤其是一些极为微妙之处，一般人难以注意到，难以说得清楚的地方，他均能用十分恰当的语言讲解出来。他欣赏画的眼力和品味，简直使我为之叹服！他还常向我讲雕塑，从米开朗基罗讲到罗丹、布尔代勒、贾柯梅蒂、亨利·摩尔、奇里达等等，使我大开眼界，从此我被他引进了艺术的殿堂。不单是艺术，我们也常在一起谈文学、哲学、讨论人生等问题。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充实起来，视野开阔了，知识丰富了，世界变得美妙了。这难道不比香水、首饰、名牌服装、饭馆、游乐场更有意义么？

里尔克曾说：罗丹是一切，我应该说：秉明是我的一切！他不单是我的师长、情人、丈夫、知音，更是我的引路人。正是有了他，我的生命才有了价值，不再只是为了生存和金钱去搏斗，而在世俗的欲求之上，更有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